

廈門劇界的注意，同時刺激了
 的思想立場。魯迅先生逝世那一其
 廈門文化界追悼魯迅大會，選我
 爲主席。當時廈門的救亡運動高漲，我也
 曾發生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的願望了。



高云览选集

上

高迅莹 编

我的劇本迷宮路
 團體舉行

故園南上君子

宣傳抗日。一直到七七

高云览选集

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云览选集/高迅莹选编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00.5
ISBN 7-80640-364-7

I.高... II.高... III.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0525 号

高云览选集(上、下)

高迅莹 选编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省蓝盾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东浦路 121 号 邮编:350013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20.375 印张 4 插页 480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

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

ISBN 7-80640-364-7

I·298 定价:平装 25.00 元

精装 33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小说·戏剧·诗歌

前 夜^①

十二月二十八日

我从青宁村回来了。

船驶入港口时，天色已迫近黄昏。靠在船栏上，一种快抵目的地的热望催紧着我。C埠沿海一带的夕景，像电影中的风景片，一幕幕的迫近前来，又移向后去。远远夜市的灯光，愈渐添多，送来万种烦热，海面上却冰冷冷的。搭客们开始从舱底钻出来，迎着吹啸而来的海风，缩瑟的抖着。

沿岸灯光点点，倒影在深蓝色的海水画着蜿蜒的曲线。

汽笛凄厉的叫了几声，我重新把精神振作起来，虽然今天水陆跋涉一天，四肢已经疲乏无力。这时我能听见那远在码头上汽车驰骋鸣吼的声音，我内心起了一阵欢呼：“啊，我回来了，几个月来不见的C埠，我回来了，投到这都市的怀里来了。”

我如一个远方归来的游子第一次望见故乡一般的喜悦——但这里不是我的故乡：我的故乡是远在千里的海外，那里没有一个我的亲人。我已多年不回去了。我只身寄居异地，过着这种散漫的，没有目的意识的生活。我在C埠住久了，这里的言语，

^① 《前夜》是高云览处女作，署名健尼。1932年8月15日于上海潮风书局初版，该书局为左联出版机关。高云览当时是左联盟员。

风俗习惯，我都过得惯熟了。这里远留着许多我怀念的友情。她们和我相亲，有姊妹似的。她们常是系在我生活的边缘。我问自己，我离开她们这几个月，有没有把她们忘却？

船身徐徐转向码头，搭客们愈形杂沓，我引着我的小旅伴维竹，退到后边甲板上，这里留下一个空位给我们站。

维竹这孩子忽然指着前面叫道：“唔，苇姊，这里看得见戏院尖顶上的电灯啦，你看呀！”

我紧紧挽住他的小手，心里只觉得一团喜热，不知说甚话来好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

我暂留在维竹家里。维竹的家人很厚意的接待我。但我只感多方不快，因为别人的厚意，在自己常是烦缠的麻丝。维竹的母亲还以为我是怎样的教导维竹，改造一个乖觉的新孩子回来了。其实她老人家如果看见我和维竹是怎样的无拘束的玩着时，她一定要这样想：“这坏先生把我的孩子教坏了。”

我住在这院后一间房子。对面还有两间颇大的空房子，都没有住人。周围阴凉的如浸着一潭止水。冷风嘘着窗格上的破纸，别别的发响，发颤。我爱这冬天的小院落，在窗口，可以望见对面那座矮墙壁，剥落的灰土，露出几角红砖痕，绿藤丝从墙头垂下来。墙脚那株龙眼树，黄叶正在无言的自落。一种萧疏静沉的气象，统辖了这一切。就是靠左那口石栏的井，也显得一点古怪似的。

她们都不惯于院后的冷寞，所以才搬到院前去，而我却独喜这周围的冷静。我不喜欢她们来和我参杂。她们问我：“你一个人睡在这里不害怕吗？”我不觉好笑起来。

在我窗外，南天竹高高的挺立着。风来时，竹叶摇曳，滴滴

作响,有如大点的雨洒在荷叶上。昨夜我有两次探头到窗外去看,因为我以为真的下起雨来了。

早晨第一班的早车从屋后一条铁路上经过时,我便醒来了。我把房子巡视了一周,暗暗对自己说,你已经不是睡在青宁村那祠堂后的暗房里了。”

从半掩的窗外,侵(清)晨的阳光沉默的透进来,被绰约的竹影筛一半在窗门上。早车带着一阵吼声响过后,一切复归寂然,正如房里封锁着的尘埃一样。有时,我仿佛听见前院漏出一二段幽微的语声,待要仔细听时,什么声息都没有了。

我如被幽禁着一样,外面的市声永远不能传进来。我听见的只有窗外的箫声和我自己颤颤筋的脉动。我呼吸的是这寒冬的气息,没有一点温意。

一翻身从床上跳起——哦,我再不能像幽人隐在这里,去!去!到都市的社会找生活的热味去!

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

午后一个人沿着马路上走着。天气不寒不暖,南风流漾着潮湿的气息。洒水车从身边经过,把地上的灰尘吸住,像洒过一阵不经意的微雨似的。

迎面是淡淡的斜阳光。我觉得迷倦,眯着眼睛,避免尖芒的刺射。前面楼屋,远远望去,朦胧中画着迷离的轮廓,像汽体般的在过午的光霭中蒸腾。尘道上湿润着水汽,反射了一片回光,颇长的人影,这里,那里,交横着。有些行人的脸孔,虽都不与我相识,但却似曾看得面熟的,当他们拿探问的眼光落在我脸上时,好像是说:“我们好久不见你在路上走了。”

马路上的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变更,百货商店照旧在唱着留声机,汽车照旧在呜呜的卷着灰尘,戏院门口照旧挤满一堆

人……再去那段未筑完的马路，工人们照旧在那里掘土，运土车，槌石子……记得以前我离去时正当夏末，如今重来，又是冬残时候了。

坐着公共汽车去找莹，谁料她们已于一星期前迁居。馆主妇只告诉我一个不甚详细的住址。我扫了兴子回来，一路上，我盼望会遇见她们，但是一直回到屋里连一个熟人也没有碰到。

十二月三十日

今天和昨天一样的潮湿，太阳藏在浓湿的云深处，远远虎尾山一带，白雾与低空相接。公园里的音乐正在奏着，弱弱的音波由黏腻的空气中散发出来，像含有水分似的。我正在凝神的听，突然有个声音在远后叫着：

“苇！苇！”

我四下一望，见是莹，菲，蕙，都在向我招手。

我欢呼一声，向她们走去。我的心里在这一刻刺激着不可分说的快乐。

莹欢喜的叫着说：“我们刚谈及你，谁知你同来了。”

我回答她的是个更紧的握手。我想告诉她我昨天去找她不在；但终於没有说出。此刻的沉默比任何言语还要紧切……

在蕙的身边，有两个我不认识的男子，我觉得他们四只眼睛都集中在我的脸上。

我低低的问菲道：“那两个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问蕙去。”

蕙似乎听见了。走过来，指着他们对我说：

“我替你们介绍罢：郭大淋，本埠诗人之一，郑啸秋，本埠恋爱小说专家。这两位在一个月前为我写诗，一个要为我写诗，一个要拿我去做小说里的主人翁。”

不管那两个脸子已经很难为情，蕙仍旧恶谑的说下去：

“苇，你看他俩是多么漂亮呀，我在准备他们来做我的侯补爱人！……”

蕙自己纵声笑了。但我知道：蕙不是用一个笑的心情在说话的。

“不要拿我们开玩笑吧，”那个年纪较轻的诗人沮丧的说。
“你拿我们泄气，在我们是不算什么，只是你自己倒先吃亏了。你是一个女子，一个女子就不得像男子那样……”

“什么！”蕙抢着说，“有什么不得像？一个女子……”

“是，一个女子就恶魔不得……”

啐！有什么恶魔不得！你一个男子，一个男子就得轻视我们女子吗！”

“不，我不是轻视你们女子，我的意思是：在目前妇女解放还没……”

“好了！好了！我不听你了！”蕙恼怒的叫着：“你诗人！最好是做诗去吧，我们是不听你演讲什么妇女解放！”

“罢罢！也用不着这样生气，”诗人腼怯的倒低了头。

我以旁观的眼睛瞧着这一对男女的舌战，不搀入一句话。这时蕙眼睛撩乱的四顾，向我走来，不安的挽着我的手。

顷刻间，我记起了莹给我的信中曾有这样的一段关于蕙的话：“……蕙自从受这番刺激，像只受伤的兽，无可遏止的狂吼，仇恨在她心中发烧，一刻也没有灭止。”她之恨，正加她之爱一样的过烈，所以当地还未及反噬时，她自己已先中伤……”我想，一个人为什么要被压服于无望的情感之下，为什么不能丢弃它，像不曾存在过昨日一分钟似的？

大家沿下园径走去，莹挨近蕙说：

“蕙，何苦这样气恼呢，你只是挖苦你自己！”

“我不解这是苦是辣，我都如此咽下去了。”蕙的声调变弱了：我知道人家在背后讥评我，就是我自己也在诅咒自己，但我没法收敛。我是一边在后悔，一边却不能自己的继续下去。”

“但这是不好的，蕙，我很替你担忧。”

莹惘然说，从眼角瞟了她一眼，好像疑讶我的沉默。但我没有句话好说，因为我不愿替她担忧，在我这里没有虚伪的同情。

“替我担忧吗？”蕙说，“我自己也觉得到呢，我这样是极无谓的……譬如我一边在喝酒，一边会想到醉不是怎样痛快的一回事，同时也会觉得酒精像着火般的燃烧着我的喉咙，心脏。我诅咒它，但仍旧是一杯一杯不停。一到醉了时候，我又诅咒‘醉’，我很清楚的知道：我是醉了，也知道醉里都不是极无谓极可笑的，可是我压制不住醉后的言语和狂态，‘恶鬼’无时不在我的心中作祟——”

“像你这样，”我切断地说，“要说你是在向他人复仇，不如说是在暴弃自己！”

蕙惻然垂下眼、更紧的挽住我，在这一刻，我知道我的话是刺到她心灵的痛处了。

她沉默一会又说道：“我自己也会对自己说，这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，一个人为什么要自陷于苦痛？为什么不能自拔？当你在气恨别人时，你的神经抽搐着报复的恶恨，在对方还是无关痛痒的，而你的灵魂已因震怒而受伤……所以，我恨，我诅咒，我不拿什么理由向自己解嘲，我知道，这不过是个人发出的一时感慨而已。只是我一听是他们男子的声音，我便气恨，是的，我的确是在气恨，气恨变成我对待他们的习惯性，而且似乎是我应有的权利。我只想如何去摆弄他们；针刺他们，来满足我的仇恨，而这仇恨也无时不在挖苦我——”

“所以，蕙，你是更加失败了！”

蕙惨笑着。

“你的仇恨是怎样的一种心理，你自己已经分析得很明白，”我接着说，“那末，蕙，你不难想法子摆脱它，你既然晓得这一些都是极无谓的。”

“正是为这个！”蕙懊丧的叫道：“我实在没法子摆脱，譬如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说了一百次的：‘睡罢，不要再想它了，’但是无效，‘回忆’违背了我的意志，搅扰我一夜的精神。我转侧着疲乏到极点的四肢，我不知如何才能自救，是的，我是完全失败了！”

蕙感触到什么似的，向前猛进了几步。她的鞋跟钉踏在抹灰的园径上，响着沉重的步音。我和莹也加紧了步伐。菲在背后跟着，俯着头若载有一腔心事似的，我们把那两个远远的落在后面的男子遗忘了。

蕙忽又转回身来，发恼的叫道：“咳！我自己要先回去了——”

“让我们一道罢，”菲跟后叫着。

“好，”蕙挽了菲的手，又回头来对我和莹说：“不要跟我们来，你们俩是难得今天才相见的。”

“蕙，愿你今晚不喝酒，”莹恳切的说。

“我听从你，莹。”

和莹在一株相思树下站着，望着蕙和菲的双影在树荫（阴）里远了。那两个男子依然在她们的背后跟着。

莹叹口气说：“谁料那样刚强的蕙，也会变得这般样儿！”

我缄默着。在这一刻儿我正想到别的事情上去。我不喜欢谈及蕙。

直到园里的电灯一齐放光，我们离开公园，我不曾和莹再谈

起一句蕙的话。

十二月三十一日

莹很早来接我。我和她到附近海滨去走走。太阳由云罅里泻下，海面上一片波光潋潋，如万点鱼鳞片似的。

莹牵着我的手，同一个孩子似的亲着我说道：“苇，假如你是个男子，我第一便爱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叫我喜欢，叫我时时怀念，不知道是你的什么在作怪，我想忘却你竟是不可能的事。你是那样坚强，那样沉着，像其他强而有力的男子一样。”

“现在因为我不是个男子，你便减少对我的爱吗？因为我在生理上缺少男子应有的条件你便不能爱我而感觉满足吗？”

她俯在我的臂上，格格的笑：“不是那样的意思，苇，你的话叫人不能回答你。”

莹在年龄上只少我两岁，但她是这样的鲜妍，这样的天真可爱。

我又听她在问：“苇，假如有个男子用他的全部生命来爱你，那末，你想，你能够被他所动吗？”

我笑了。“当然这要看对方的人怎样来决定，傻孩子，这也用得到问吗？”

她眼定定地注视我，像在呆想什么。

我又说：“你想我是那样容易被挑动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那样的意思，我是说，我是说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，说罢。”

“咳，给你讲明罢——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人爱你，你猜得到他吗，他……文岑。”

“唔？”

“他对我们谁都说过的，他是怎样的爱你，他是压制不过他心头的苦闷。他又要我帮助他，要求我向你代表白他的心，我看他的眼泪，便答应他了。因为我实在同情他，他是真率而且热情的。他写了许多诗，最近才在报纸上发表，都是为你一人写的，你知道吗，苇？”

“我知道的。”

“你知道？那末你当然也知道他是怎样地爱你啦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徐徐的答出：“我在青宁的时候，他也写过许多信给我，最初我会复他一封，到后来我便不再回复他了。”

“不复他？怎么来着？”

“因为我在他给我的第二封信上，发现了他的‘爱’，同时也发现了我自己的‘不爱’。”

“你对他不爱？呀，什么都完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……但是，苇，你依旧可以写信给他，这是你对于那已失望的人应有的一种同情心，也是给他的一种安慰。”

“我不喜欢这样做。”

“这是很容易办到的，对于你一点也不难，只要你愿意拿起笔来……”

“我不能这样做！”我切断她，因为我不能欺骗我自己，并且也欺骗他！”

“但是，由怜悯发出来的欺骗，总是可感人的，”莹说时眼低下，“你忽略了他的眼泪，他的诚心，我一个第三者也替他可怜。”

我截然说道：“如果你的可怜无助于他，我以为，你还是收回你的同情吧！一个人喜欢把自己的悲哀普遍化，想得一点同情的回响，而同情恰把他的悲哀重新挑拨起火种。”

莹怯怯的拿起眼来，我瞧她的脸上有一种惑乱的表情。

她说：“你的话怎么说的？同情是无助的吗？自然，我什么也不能救助他，因为我不是你……”

“那末，如果你是我时，你便能救助他？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那也不好这样……”

她发窘的望着我。我等待她回答。

“我不晓得怎样回答你，苇，因为我不能测度我自己那时的心情。”

我笑出声来，莹的两颊晕红了。

最后我说：“好了，不要再谈它了，我们找蕙去罢。”

午后同蕙三人到虎尾山去。我们畅乐的把半个下午玩过去了。

在蕙那里吃了晚餐，回来，远处钟楼的钟声正敲着九点。

维竹迎着我，告诉我说有一个男人来找我，等了半天才去。我立刻猜出他是文岑。

桌上有一张留字，果然是文岑的：

“从早晨十点来，一直到此刻黄昏，连午餐也遗失在这里了。我怀着满腔热望只想见你一面：现在只好带着冷却的惆怅回去。明天见，请不要再给我失望！”

一月一日

从公园早步同来，文岑已在房里等我。

他从椅上跳起来，说不尽的喜悦。我和他握手。我闻到他头上发散出一股发油香。

他穿着崭(整)齐的咖啡色洋装，胸脯和袖口漏出雪白的衬衫，脚下的黑皮鞋刷整得和头发一般的发亮。脸儿较前苍白，另

有一种靡弱的病态美，我知道他今天很费些工夫去修饰那头、脸，但我一看着那平板得加图案似的容鬓，闻着那刺鼻的发油香，心里倒感着一种不快。

他嘴里嚼着一片科科糖说道：

“你几时回来的，怎么不通知我一声。昨天等了你一天，今天赶早就来了，

很怕再遇不着你。”

“苦了你，文岑。”

他微笑。

“前两天，我还寄给你一封挂号信，这是白发了，我想。”

“挂号信？有什么紧要事情不是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”他犹疑的望着我：“不过我好久不接到你的信，恐怕内地的邮差把我的信误了呢。”

“不，你的信我都接到了。”

“都接到么？”他眼里含着恐怖。“为什么你都不复我呢！为什么？”

立刻感到他这时心里的难过。

“我不是复过你一封吗？你忘记了？”

“我记得，但是以后呢？”

“以后的信和以前的可不都一样。我读你第一封信时，我早就明了你所要说的是什么。我在复你的那封信中，不是也把我的意思说明过吗？前后都没有什么分别，自然你早就当明白了，何必我多噜（啰）嗦。”

他俯视地板不言。我把一双沾湿了露水的布鞋脱了，换上了拖鞋。

过了一会，他在嘴里微语道：“我知道我有写信给你的义务，却没有得你回信的权利。”

他的脸懊丧的垂着，眉头可笑的皱着。他像要在我的面前显示他的悲哀。

“不要这样颓丧，文岑，振作一点，什么事都不值得你这样啊。”

他抬起头来，撩乱的说：“是的，什么事都不值得，只是，只是我为了你，为了你啊！”

“为了我？这是更不值得的。”

“我不晓得。我只知道，我为了你，才这样颓丧的，现在也只有你能使我重新振作。”

“为什么单说为了我，我们这样还不好？你还祈望些什么，是不是要我只做你爱的专利，才算是满足了欲望呢？”

他不答，脸阴暗的。

过了一会，他欠伸着站起来，走近我的身边：

“苇，你生气了吗？我听你了，让我们重新做朋友罢。”

“也用不着说‘重新做’，我们过去一样也是朋友。”

我把手让他握着，他虽在微笑，眼里却有一种不定的神气。

“今天光华戏院开映‘俘士德’，这是部好的片子，下午我们一同去看。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他登时快乐的耸耸肩，嘴里喃喃道：“这部歌德的巨著，是不可不看的……”

一月四日

前几天，我在青宁村一间小学里，过着纷（粉）笔与黑板的生活。时间从我身边过去，一分一寸都显得异常迟滞似的。我开始厌倦这种平凡的单调的过日子。我渴念着城市热烈的生活味，这正初一个在黑暗的雪檐下熬冻的守夜人，在期待着达旦的